



丁玲作品精选

吴丽娜 吴虚兮 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现代文学名家作品精选】



丁玲作品精选

吴丽娜 吴虚兮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现代文学名家作品精选】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作品精选/吴丽娜 吴虚兮 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9

ISBN 7-5354-2602-6

I. 丁…

II. ①吴…②吴…

III. ①丁玲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100 号

责任编辑:田扬帆 责任校对:梁 风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明伦印刷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5.75 插页:1

版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丁玲及其创作

丁玲（一九〇四—一九八六）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享有盛誉的一位女作家。她的文学成就是与她所经历的人生风雨相伴而来的。在丁玲的笔下，生命的传奇与体悟流荡出一篇又一篇艺术的珍品。

—

丁玲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她四岁丧父，七岁随寡母辗转就学，其间三年曾寄居于常德舅父家。三年的寄居生活，使幼小的丁玲备感孤独，从此在心中埋下敏感的种子。这对于人生，或许不算一件好事；但对艺术创造来说，却可称之为财富。然丁玲个性中不单有敏感纤细的一面，更含有坚强的成分，在这点上丁玲承继了她母亲的性格。丁母有“强韧的意志与实际行动的能力”，虽然她是旧官僚家庭出身。丁玲对母亲甚为钦佩，视她为“开辟时代的一位妇女典型”。在后来丁玲的创作中，母亲自强自立的精神得到持续的呈现，比如《过年》、《我母亲的生平》等。

自一九二一年始，丁玲开始独立的求学生活，她接触到当时政治和文艺方面最为激进的思想，并参加了一些政治集会和街头活动。但此时的丁玲并未成为一个革命者，她更愿意在真正懂得周围发生的一切之后，再作选择，并将自己整个地付出。此时的丁玲，只是在用感性的方式贴近革命，她的激情、叛逆、自主的气质也在这种贴近中逐渐明显。于是，文学之于丁玲，仿佛一层就要捅破的玻璃纸。一个作家的力量，将要在情感苦闷的蛰伏之后破茧而出了。其时，丁玲认识了胡也频，并于一九二五年与之结为夫妇。又两年，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发表了。同年冬，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脱稿。之后，丁玲陆续写成《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过年》等。

这些初期作品大都带有精神自传的性质。丁玲善于借助日记或书信体的第一人称，将自己的主观印象、情感投射到人物身上，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喜欢拘泥于对各个具体事实的细节进行描写”。这些作品大都以年轻女性为主人公，她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有敏锐的感受性，但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明确目的而烦闷。这些“‘Modern Girl’的姿态”，是初出文坛的丁玲最擅长表现的。与冰心等前辈女作家的创作相比，丁玲的进步在于：她笔下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而不只是精神恋爱的产物。更值得注意的是，丁玲不是从所谓在政治、社会中取得妇女解放、妇女权利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她本身也不一定充分意识到了她自己的这些问题，但具有和人的精神和感性最深奥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丁玲在不自觉中超越了自身的狭小天地，成为特定群体的代言人，这令她的作品受到年轻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二

然而，丁玲不可能在“莎菲”的世界中一直走下去，这既是丁玲叛逆的个性决定的，也受到当时整个文学气氛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的是一条自我否定、自我变革的道路，它与政治的变革交织在一起。丁玲的创作则为这条道路作了最生动的注解。

如果说丁玲初期创作的意义在于“自我实现”，那么，在选择普罗文学方向的左联时期，丁玲自觉地打破了“恋爱世界”的框框，开始向外看：看疾苦的民生，看中国的革命，看民族的未来。丁玲认识到，一个成熟的作者不但要有内省的深度，更要有包容万象的广度。丁玲在超越已有成就的同时，也在超越自我。当年瞿秋白对她的概括——“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可谓精当之至。新的作品伴随新的丁玲诞生了。

这一时期，丁玲的主要作品有《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田家冲》、《水》等小说，它们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丁玲创作“客观小说”的才能。然而，丁玲的转变过程无比艰辛，也渗透着无奈。正如她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有些人天生是革命家，有些人是飞跃的革命家，一下就从落后到前进了，有些人从不犯错误，这些幸运儿常常是被人羡慕着的。但我总还是愿意用两条腿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走到真真能有点用处，真真是没有自己，也真真有些获得，获得些知识与真理。”丁玲从来不屑于盲从，她的信仰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从而也经得起怀疑。在丁玲的观念里，对革命、对组织的忠诚，首先是对自己心灵的忠诚。丁玲对此是有所坚持的，不论在左联时期或是以后的创作中。正如夏志清所说，丁玲“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正是这一点，使丁玲的某些工农题材的作品至今仍独具魅力。

服从于政治、集体话语的文艺创作，往往会损害创作主体的内在动力和感性能力，无论这种服从是否出于自愿。这是我们纵观文学史可以发现的一个规律。作家要跳出这个怪圈，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勇气与韧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此期遭遇到的丧夫之痛与囹圄之难，胡也频的被害和自己的被捕入狱，于丁玲就是血与火的锻炼了，而最终更加坚定了丁玲自我选择和信念。

三

一九三六年，丁玲在鲁迅与中共的努力下获救出狱，离开上海，到达陕北，开始了一手拿笔、一手持枪的抗战生活。其间，丁玲结识陈明，并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与之结为夫妇。

在新环境中，丁玲迫切地想要将看到听到的一切以及每天变化着的生活诉诸笔端。于是，她的创作重心从小说转向散文。因为散文较小说更为灵活真切，更易于捕捉正在急速变化的生活的某些苗头，小说则稍嫌缓慢了些。

丁玲的散文可谓独具一格。司马长风曾将她与郁达夫、徐志摩比较，说她“直吐胸臆的风格，有几分像徐志摩和郁达夫，但没有郁的委婉和徐的蕴藉，反之她更有男子气，长风破浪的豪放”。其实，丁玲散文中的精品是细腻与粗犷兼善的。就人物散文来说，丁玲非常敏于体察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她在准确把握人物总体特征的同时，又不回避人物的弱点，不掩饰自己的直感，她笔下的人物因此非常具有生活的质感，《彭德怀速写》、《风雨中忆肖红》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丁玲注重以真实的体验作为创作的基础。这种对真实的崇尚，使丁玲无法绕开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女性如何获得

自由、尊重，如何破除性别歧视的问题。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等小说、散文中提出这些问题，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追问“‘革命’和‘人的解放’的应有状态及其意义”。而且，只有在意义明确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对具体事务的做法及其评判提供可靠的根据，但这些问题往往因为人性的或者社会的痼疾而难以解决。当时，理解这些问题的价值的人并不多，丁玲也因此受到指摘。但作为一个正直而且卓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丁玲不会停止她的思考与焦虑。

抗战结束后，丁玲相继参加怀来、涿鹿等地的土改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丁玲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四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多次担任作协、文协的领导职务。繁忙的公务之余，丁玲仍然写出大量的散文、报告文学，其中不乏优秀作品问世，如《粮秣主任》、《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等。但是，正当她无比热忱地投入新中国文艺建设的时候，厄运降临了。一九五五年八月，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批判所谓“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并将他们定位为“丁陈反党集团”。这一错案的甄别会还没开完，反右斗争就席卷而来，丁玲、陈明夫妇被错划为右派。等待着夫妇二人的，是艰苦的农场劳动，是阴暗低仄的牛棚，是“文革”青年的拳打脚踢，是长久的离别。一九七〇年，丁玲与陈明一同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五年之后终于重获自由。

在遭受迫害的二十多年里，丁玲失去写作和发表作品的自

由，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使她衰老了。然而，丁玲从未放弃她的真诚，她努力地劳动，努力宽容一切伤害过她的人们，她相信自己会等到拨开乌云见天日的那一天。一九七八年七月，丁玲的右派帽子终于摘下了。此后的七年中，丁玲以多病之身坚持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往昔就像陈年佳酿，从创作之杯中散发出浓郁芬芳，杯中倒映的，是丁玲历经磨难之后的超拔与清澈。《“牛棚”小品》、《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等回忆性文章大都堪称这一时期的散文精品。

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丁玲告别了人间。

目 录

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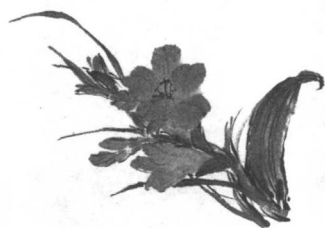
丁玲及其创作·····	1
梦珂·····	3
莎菲女士的日记·····	43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	80
过年·····	87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	99
田家冲·····	140
水·····	175
法网·····	209
团聚·····	241
我在霞村的时候·····	261
在医院中·····	280
杜晚香·····	300

散文

到前线去·····	327
彭德怀速写·····	330
我怎样来陕北的·····	332
秋收的一天·····	338
“三八节”有感·····	346

其他

风雨中忆萧红·····	351
田保霖·····	356
三日杂记·····	363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376
我母亲的生平·····	395
鲁迅先生于我·····	407
初到密山·····	424
离情·····	435
丁玲谈自己的创作·····	446
“牛棚”小品·····	457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468



小说

梦珂

—

这是九月初的一天，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

“看，鼻子！”其中一个这样急促的叫，脸朝着她的同伴。同伴慌了，跳过一边，从荷包里掏出小手绢，使劲的往鼻子上去擦。

网那边正发过一个球来，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大家都瞅着她那弯着腰两手抱住右腿直哼的样儿发笑。

“笑什么，看呀，看红鼻子先生的鼻子！”

原来那边走廊上正走来一个矮胖胖的教员。新学生进校没多久，对于教员还认识不清。不过这一个教员，他那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的鼻子却很惹人注意，于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点代替了他的姓名。其实他不同别人的地方还够多：如同眼呢，是一个钝角的三角形，紧紧的挤在那很浮肿的眼皮里，走起路来，常常把一只大手放到头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几根黄发，还有那咳嗽，永远的，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里打滚，却总不见他吐出一口或两口

来的。

这时他是从第八教室出来，满脸绯红，汗珠拥挤的在肉缝中用力的挤出，右手在秃头上使劲的乱搔，皮鞋也便在那石板上大声的响；这似乎是警告，又像是叹息：“唉，慢点呀！不是明天又该皮匠阿二咒我了。”

气冲冲的，他已大步的走进教务处了。

操场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动，打网球的几个人也就随着大众向第八教室走去。谁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闹出了什么花样呢。

“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女生抢上前把门扭开。大家便一哄的挤了进去。室内三个五个人一起的在轻声的咕咕着，抱怨着，咒骂着……靠帐幔边，在铺有绛红色天鹅绒的矮榻上，有一个还没穿好衣服的模特儿正在无声的揩眼泪；及至看见了这一群闯入者的一些想侦求某种事件的眼光，不觉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肌肉是在一件像蝉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颤动。

“喂，什么事？”扭开门的女生问。但谁也没回答，都像被什么吓得噤住了的一样，只无声的做出那苦闷的表情。

挨墙的第三个画架边，站得有一个穿黑长衫的女郎，默默的愣着那对大眼，冷冷的注视着室内所有的人。等到当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浓密的睫毛一盖下，就开始移动她那直立得像雕像的身躯，走过去捧起那模特儿的头来，紧紧的瞅着，于是那半裸体女子的眼泪更大颗大颗的在流。

“揩干！揩干！值不得这样伤心哟！”

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正伸过手去预备撑起那身躯时，谁知那人又猛的扑到她怀里，一声一声的哭了起来。

好容易才又扶起那乱蓬蓬的头，虽说止了哭声，但还在抽抽咽咽的喊：

“这都是为了我啊……你，……我真难过……”

“嘿！这值什么！你放心，我是不在乎什么的！把眼泪揩干，让我来送你出去。”

当她们还走不到几步，从人群里便抢上一个长发的少年，一面打着招呼，一面便向她述说他不得不请她慢点走的理由，因为他很伤心这事的发生，他很能理解这事的内幕，所以他想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事。同时又有六七个人也一齐在发表他们个人的意见。声音杂闹得正像爆豆一样，谁也听不清谁的。但她却在闹声中大叫了起来：

“好吧，这时你们去开什么会议吧！哼，——我，我是无须乎什么的。我走了！”于是她挟着那泪人儿挤出了人众，急急的向教室门走去。

教室里更无秩序的混乱了。

“喂，谁呀？”

“三级的，梦珂。”两个男生夹在人声中也这样的低语着。

以后呢，依旧是非常平静的又过下来了。只学校里再没见着梦珂的影子。红鼻子先生还是照样红起一个鼻子在走廊上蹬去又蹬来。直过了两个月，才又另雇得一个每星期来两次，一月拿二十块钱的姑娘，是代替那已许久不曾来的，上一个模特儿的职务。

梦珂，她是一个退职太守的女儿。当太守年轻时，他生得确是漂亮；又善于言谈，又会喝酒，又会花钱。从起身到睡觉，都耽乐在花厅里。自然有一般时下的诗酒之士，以及贩古董，字画的掮客们去承奉他，终日斗鸡走马，直到看看快把祖遗的三百多亩田花完了，没奈何只好去运动做官。靠了曾中过一名举人，又有两个在京的父执，所以毫不困难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原想在两三年后再调好缺，谁知不久就被革了，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骗，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点被牵涉到风化的事。于是他便在怨恨，悲愤中灰起心来，从此规规矩矩的安居在家中，忍受着许多

不适意的节俭。但不幸的事，还毫不容情接踵的逼来，第二年他妻子便在难产中遗下一个女孩死了。这是他在十八岁上娶过来的一个老翰林的女儿，虽说也是按照中国的旧例，这婚姻是在两个小孩还吃奶的时候便定下的，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他的游荡，以及他后来的委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龃龉。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许多痛心的叹息和眼泪，并且终身便在看管他那惟一的女儿中，夹着焦愁，忧愤，慢慢的也就苍老了，在那所古屋里。

这幼女在自然的命运下，伴着那常常喝醉，常常骂人的父亲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长得像一枝兰花，颤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学会的，便是把那细长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一阖下，就长声的叹息起来。不过，也许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的血管里的缘故，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当年一样的狂放的笑，和怎样的去煽动那美丽的眼。只可惜现在已缺少了那可以从挥霍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了。

她在酉阳家里曾念过好几年书，也曾进过酉阳中学。到上海来是两年前的事。为了读书，为了想借此重振家声，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叹息来送别她的独女，叮咛又叮咛的把她托付给一个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他的堂妹。

这天当梦珂把那当模特儿的姑娘送出校后，自己也就跳上一辆人力车。直转了十来个弯，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库门前才停了下来。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娘姨，一见梦珂便满脸堆下笑来，仰起头直喊：“小姐，小姐，客来咧！”楼窗上便伸出一个头来：“谁呀？梦妹，快上来！”

这是梦珂最要好的朋友匀珍。她俩在小学，中学都是同在一块儿温书，一块儿玩耍。当梦珂到上海不久，匀珍的父亲也把匀